

一幅《家庆图》见证一段师生情 陈春帆祖孙三代皆画师

■傅根洪(义乌)

黄宾虹原籍徽州歙县,不过却出生于金华,因为他父亲黄定华在金华经营布店多年,金华已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黄宾虹母亲方氏,则是金华本地人。

少年黄宾虹有过一位义乌籍的书画老师陈春帆,这位老师为黄家画过一幅《全家福》(又名《家庆图》),此作现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人们对于陈春帆的了解,此前仅限于黄宾虹回忆中提到过的内容,在义乌当地,也少人知道。最近,笔者在《杭畴陈氏宗谱》中发现了相关资料,可为黄宾虹研究提供一点新材料。

黄宾虹先生已有数种年谱行世,有王中秀《黄宾虹年谱长编》,汪己文《黄宾虹年谱初稿》,王伯敏、汪己文《黄宾虹年谱》,袁柱常《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越志钧《画家黄宾虹年谱》等。这些年谱中提到陈春帆,基本上是以下内容:

黄宾虹父亲49岁时,为庆50寿辰,特请画家陈春帆为作《全家福》,后来父亲命宾虹跟从陈春帆师学画,并曾随陈春帆游义乌,陈授以画理至详。《家庆图》黄宾虹随身珍藏,视为传家宝,每年春节都要悬挂出来,供家人瞻仰。1942年,79岁的黄宾虹困居于已被日军占据的北平(今北京),思亲怀乡之情日增。为此,他取出《家庆图》,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为“陈翁留驻韶华笔,六十六年图画新”,诗后还用小字注明“图为义乌陈春帆先生作成于丁丑戊寅之间”。

查阅《杭畴陈氏宗谱》可知,陈春帆家三代皆为画师。为人画像,是陈家的一门



陈春帆 家庆图

祖传手艺。杭畴村位于义乌市义亭镇,与金华相邻。陈春帆父亲陈光效,字景棠,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锡佳、锡铨、锡田、锡华。

锡华,正是陈春帆的大名。谱中注明,陈光效“业传真”。传真,指画家描绘人物的形状,通俗点讲就是为人画像。陈春帆的二哥陈锡铨,号松林,谱中亦注明“业传真”。说明陈家四子,二子、幼子继承了父辈画像的手艺。谱中有陈锡铨的《行传》,称其“稍长即晓丹青,父教以写照,描摹色相仿佛如生”。

春帆,是陈锡华的字,他的号为竹林,

谱中注明其“业丹青”。丹青即指绘画,或能说明陈春帆的画路比父亲、二哥更广,不再局限于为人“传真”了。

谱中记载,陈春帆生于1822年、卒于1897年,当年可称高寿了。由此可知当年在黄家当老师时,陈春帆已年近花甲。陈春帆有三子,次子陈文翰继承了陈家衣钵。陈文翰,字西林。谱中收录了他在金华任教时的同事写的《西林公行状》,称他从小跟父亲学画,10岁时就已“为人写生惟肖”。之后努力学习诗文,从金华丽正书院肄业后,又赴杭州著名书院——诂经精舍(清代

书院)求学,此时清代学者、文学家俞樾在书院为“掌教”,知陈文翰懂画,还让其画了几幅山水画,悬挂在自己的书房中。学习之余,陈文翰遍游杭城美景,“有所得则写之以诗与画”。回到义乌后,曾在稠西、绣湖、赤岸各校任教,1910年开始进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金一中前身)任教直到5年后去世。

与祖父、伯父以画像为主有所区别的是,从赴杭学习开始,陈文翰就苦学诗文、主攻山水。陈家三代,从“业传真”到“业丹青”到“擅山水”,走过了一条从“画工”到“画家”的寻梦之路。

李以泰的版画《李大钊烈士》

■刘一丁(杭州)

今年5月4日,版画家李以泰在他的微信朋友圈晒出一张图片,那是他的一件代表作《李大钊烈士》。李以泰以此来庆祝五四青年节并向1919年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李大钊表示敬意。

版画《李大钊烈士》创作于1987年。在此之前的1984年,年届不惑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副主任李以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党史书籍,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党支部通过他成为正式党员的那一天,李以泰心潮澎湃,决定创作一件版画作品来纪念自己政治上的生日。在平时的党史学习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在教学工作之余一遍又一遍地走进美院图书馆,进一步阅读介绍李大钊光辉事迹的图书资料,并且收集与他相关的各种照片。两年之后,李大钊的形象在李以泰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呼之欲出。时机成熟了,1987年,李以泰只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就用他最擅长的大圆刀技艺,在一张银杏木板上淋漓尽致地刻上了李大钊烈士的身影。

李以泰出生于1944年2月,1956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初中部,1968年毕业于

浙江美院版画系,任杭州王星记扇厂美术设计。1978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任版画系副主任,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出版专著《黑白艺术学》、《构图中心技法释秘》、《李以泰木版画技法》、《艺舟行——李以泰作品集》等。

版画《李大钊烈士》中的人物造型简洁而明确,李以泰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塑造了烈士不朽的光辉形象。许多人也曾看到过一些李大钊的照片,感觉他在刑场就义前的照片最为震撼。李以泰正是主要依据这张照片为原型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的李大钊身着宽大的长袍,李以泰在视觉上加宽了人物的肩部,让人联想到革命烈士担负国家兴亡的“铁肩”。他曾经介绍自己的这件作品:主人公在画面中不见手(利用画面中长袍之长袖对手的掩盖),不见脚(画框下端处理在人物脚部以上),似乎有一种对人物在行将就义前其生命应有之权利全然被剥夺的暗示——主人公是处于丧失了著文之自由、行动之自由,并进入生命最后一刻的受难境地,这是符合人物规定情境的表达的。

他将李大钊曾经提写过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刻在了作品的左右



李以泰 李大钊烈士

两边,这是对李大钊为救国救民与反抗军阀而写出宣传革命真理好文章的高度艺术概括,而且成为对作品主题开拓的一种提示。事实上,作品构图本身也为画面居中的李大钊烈士构筑了一种纪念碑式的氛围。

李以泰是中国黑白木刻的高手,同时也有丰富的理论积淀。他的专著《黑白艺

术学》在美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在通常的黑白木刻作品中,在图与底色的关系上多半以图为黑,底色为白。作品《李大钊烈士》却是图为白,底色为黑,以大块的黑色作为背景来衬托大块的画面主体。李以泰说,作品中李大钊的形象应用了木刻版画中的黑白关系,也是黑白构成,这个构成均是依据明暗关系来处理的,主人公仿佛处在一束强光的照射下。由此,人物形象之黑与白的比例大致是1比4,即仍然保留了大块的白。而图的黑(人物的暗部)则与底(背景)的黑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的画面处理手段,使主人公的形象在大块黑白的鲜明对比下很有力度感地凸显在画面最前面。画面黑白构成是“黑接四边”加“黑接四角”。这一黑白构成是对李大钊就义前的特定处境,乃至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社会环境之黑暗的一种贴切隐喻。版画《李大钊烈士》通过悲壮之美,表达了主人公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精神及其人生使命感。

作为一件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的版画《李大钊烈士》堪称是在思想性与艺术表达上有很大突破的经典之作。如今,李以泰的这件作品已经被浙江美术馆收藏。